

FOCUS

專題報導

● 作者/Marinus ● 譯者/黃文啟 ● 審者/黃坤銘

烏俄戰爭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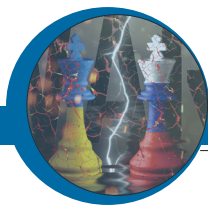
The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取材/2022年6月及8月美國陸戰隊月報(*Marine Corps Gazette*, June&August/2022)

本文透過包以德「戰爭三層次理論」檢視烏俄戰爭，顯示俄軍在烏克蘭採取「因地制宜」作戰方式，其後續影響殊值軍事領袖深思。



(Source: Flickr/Just Click's With A Camera)



微形滯空彈藥諸如2021年美陸戰隊第二師於演習中使用之彈簧刀(Switchblade)無人機，逐步提升小型地面部隊在烏克蘭對抗裝甲及其他集中型目標的殺傷力。(Source: Sarah Pysher)

第一部分：實體戰役

機動作戰重量級理論家包以德(John R. Boyd)經常主張，戰爭進行方式可區分三個層次。在實體層次，部隊以運動、占領、攻擊及防禦等方式，頓挫、隔絕、削弱及摧毀敵軍。在心理層次，交戰各方會整合運用各種戰略和謀略，讓對手心中混亂、陷入難題及認知衝突。在道德層次，戰爭行為者會設法說服相關各方，顯示自己較敵手更真誠可靠，所作所為也較符合人道與正義的道德框架。¹

觀察家通常會發現，追蹤特定作戰中的部隊運動、兵力部署範圍和雙方交火下之傷損，遠較掌握人們內心想法和心靈變化更為容易。因此，即便在心理和道德領域所獲成效，遠大於部隊廝殺與兵戎相向所帶來的戰果，但人們在分析特定衝突時，卻往往先行檢視實體戰果。故而，本文區分二部分：第一部分探討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實質面向，第二部分則設法找出這些行為在心理與道德上的影響。

飛彈攻擊行動

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最初，實體大規模行動包含飛彈攻擊，由多達300枚各式導引飛彈對固定設施發起一連串攻擊。有些是短程彈道飛彈，大多數(並非全部)為2005年服役的伊斯坎德M型飛彈(Iskander-M)，其他則是口徑(Kalibr)系列巡弋飛彈(彈道飛彈常由地面載具發射，巡弋飛彈幾乎都由海上船艦和空中轟炸

機進行遠距投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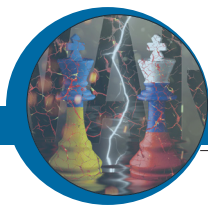
在飛彈轟炸行動初期，多數攻擊都是對準烏克蘭境內掩護軍用飛機升空作戰的設施，諸如機場跑道和雷達等。然而，這些攻擊行動之目的，似乎著重在讓烏克蘭戰機、直升機和無人機，喪失阻礙俄軍陸軍運動能力，而非協助俄軍奪取制空權。換言之，儘管俄羅斯有部分飛彈摧毀烏克蘭某些防空系統，但在俄軍入侵行動初期，

俄羅斯戰機鮮少出沒於烏克蘭領空，顯示烏克蘭某些防空飛彈部隊能在俄軍初期攻勢中存活。²

接下來幾天，俄軍持續進行飛彈攻擊，不過攻擊密度已然降低。所有遭到前所未有精準攻擊的目標，幾乎都是純軍用途建築物，或者是可輕易轉為軍用途的設施，諸如民用機場(俄軍飛彈攻擊全然針對軍事目標，最明顯的例外，就是



2022年3月1日，烏克蘭首都基輔市中心的電視轉播塔遭飛彈摧毀。(Source: AP/達志)



2022年3月1日，烏克蘭首都基輔市中心的電視轉播塔遭導引飛彈摧毀。³

基輔西北地區作戰行動

戰爭爆發首日的第二個重大事件，就是俄軍對安托諾夫機場(Antonov Airport)的直升機攻擊行動，這座機場位於烏克蘭首都西北郊區，為一處飛機測試場。俄軍打破不願派員駕駛戰機升空的原則，才使這次機降行動順利奪取所望目標。接著，俄軍也用運輸機搭載額外兵力，增援機降部隊。然而，不久後，烏克蘭一個旅發動反擊，迫使這些著陸的俄羅斯空降軍官兵，只能逃往附近森林進行隱蔽，靜待機械化部隊抵達現場。前述機械化部隊在白俄羅斯完成兵力集結後出發，自1986年車諾比核災事發地點附近進入烏克蘭境內，過不了多久便會抵達該機場。

次日，前述機械化部隊與空降軍部隊會師後，再次奪取安托諾夫機場。這支機械化部隊由多達16個營級戰術群組成，為俄軍地面行軍縱隊之一部，其沿著連接車諾比地區和基輔

郊區的硬質公路行軍，機動距離達125公里(75哩)左右(假設俄軍營級戰術群編制各型車輛142輛，各車以20公尺間距行駛，縱隊行軍總長就達3.5公里[略多於2哩]。然而，由於這條公路後半段是四線道快速道路，且在最後四分之一路段增加額外兩線道，因此在機動路線後半段，營級戰術群的行軍縱隊必定更短)。

俄軍在結束安托諾夫機場作戰行動後，並未繼續深入基輔郊區，反而留在機場構築工事。其餘從車諾比附近進入烏克蘭境內的俄軍部隊，通過基輔水庫西岸人煙稀少區域，該區面積約2,000平方哩(基輔水庫總長80公里，將烏國首都北方劃分成二個區塊，各區狀況截然不同。西岸是鄉村，沼澤遍布且道路通行不易，東岸雖然保留原有林地，卻是高度都市化，由硬質道路、鐵路和現代公路構成完整交通網)。

基輔水庫西岸地下水位高且缺乏道路，使得該地俄軍完全依靠唯一一條長85公里(50哩)、可全天候通行的陸上道路進行機動。駐防基輔西北方的烏克

蘭陸軍對此了然於心，曾兩度試圖切斷俄軍補給線。其中，最大規模攻擊行動就是針對伊萬科夫(Ivankiv)，該城鎮平時人口約1萬人，座落於車諾比通往基輔的路線上，道路在此從二線道公路變為四線道快速道路。然而，烏軍的攻擊行動充其量也只是造成交通阻塞。因此，開戰後一週，俄軍就完全掌握基輔水庫西岸地區，更重要的是，控制貫穿該地的唯一陸上交通線。

開戰首週，俄軍成功奪取基輔水庫西岸，主要原因是上方空域未出現烏克蘭軍機。更具體來說，在俄軍車輛縱隊機動期間，如果遭遇大量執行武裝偵察任務的烏軍對地攻擊機(不論是載人機或無人機)，根本就不可能採取此種道路行軍。烏軍戰機沒有現身，似乎是基於兩個原因。首先，俄軍在開戰首日的大規模飛彈攻擊，以及隨後連續數日小規模轟擊，讓烏克蘭大部分飛行部隊喪失升空攔截能力。第二，俄軍在基輔水庫西岸部署重層防空網，這些防空部隊讓少數尚能升空作戰的烏國戰機難以接近所望目標。

基輔東部地區作戰行動

詭異的是，俄軍約有十個營級戰術群部署在基輔水庫以東，卻採取與西岸部隊截然不同的作戰方式。雖然，當地既有道路網相對完善，有利於部隊機動，而且原有鐵路有助後勤支援，但東線部隊的行動涵蓋範圍卻相對較小。東線部隊兵分多路前進，但尚未抵達切爾尼戈夫(Chernihiv)便駐足不前。這座擁有約30萬居民的城市，位於烏克蘭與白俄羅斯邊界南

方約55公里(35哩)。

接下來幾天，切爾尼戈夫北方的俄軍向東西兩面延伸，從初期的觀測所(Army of Observation)變成一個半圓形據點。數日後，這些陣地的用途逐漸明朗，另一支約有12個營級戰術群的俄羅斯軍團，從東面機動進入該陣地。這支軍團快速抵達基輔東北郊，切斷切爾尼戈夫和基輔間殘存的連絡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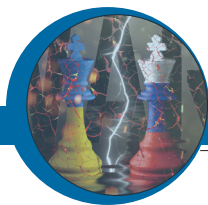
這支孤立切爾尼戈夫的俄羅

斯軍團，從該市東方約200公里(120哩)處進入烏克蘭。因此，與先前抵達基輔水庫兩岸的部隊相比，前述軍團的機動距離更長。在機動過程中，這支軍團包圍沿線最大城科諾托普(Ko- notop)，雙方短暫交火後，該市旋即投降(俄軍軍官和科諾托普市市長共同研議投降條件：俄軍不進城，由市政當局負責民政工作，政府建築物上也可繼續懸掛烏克蘭共和國國旗)。⁴

前述軍團通過科諾托普後，並未占領沿線鄉村地區。此種作法造成許多鄉村袋形區域，其中面積最大者，南北縱長超過45哩(72公里)，東西橫寬75哩(120公里)，位處切爾尼戈夫南方(俄軍不願占領這個袋形區域最大的城鎮中心涅任市[Nizhyn]，即便該市內有一座



烏克蘭及其周邊利害區。(Source: Marinus)



軍用機場和一處用於修護裝甲工程車輛的工廠仍是如此)。⁵

在切爾尼戈夫市東南方，另外四支編組相仿的俄羅斯軍團則跨越國界，從分隔俄羅斯歐陸領土心臟地帶和烏克蘭東北地區邊界進入烏克蘭領土。其中，最北的軍團最深入烏克蘭境內，其前進軸線與包圍切爾尼戈夫之軍團平行，均為東西向。位處最南的軍團(似乎也是兵力最少的一支)則較無作戰進展，該軍團所屬八個營級戰術群，跨越兩國國界後，前推距離均未達100公里(60哩)，部分單位甚至更短。

另外兩支軍團從俄羅斯中部進入烏克蘭，然因其機動時會經過一大片都市地帶，導致部隊機動受挫。以蘇米市(Sumy)來說，這是一個擁有50萬人口的大城市。烏克蘭人口第二多的哈爾科夫市(Kharkiv)，其居民人數約為蘇米市的三倍。俄羅斯軍團並未試圖控制前述兩個都市區。相反地，俄軍代表對當地政府官員勸降失敗後，就在兩大城市的接近路線上派兵把守，其餘部隊持續向前推進。

頓巴斯地區作戰行動

俄軍在烏克蘭東北部部署四支軍團，其最南方的軍團在哈爾科夫市東南方，直接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Luhansk Peoples' Republic)部隊並肩作戰。2014年，烏克蘭東部頓巴斯(Donbass)地區有兩個親俄團體宣布獨立，而盧甘斯克州領土較小。當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民兵緩慢而審慎地向北頓內茨克(Severodonetsk)挺進時，俄軍營級戰術群隨即占領該市與俄羅斯邊界的一大片區域(北頓內茨克是盧甘斯克州第二大城，是該州仍效忠烏克蘭政府區域的臨時州政府)。⁶

頓內茨克人民共和國(Donetsk Peoples' Republic)與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的民兵部隊有許多類似之處。這兩支民兵部隊下轄許多自主招募單位，某些單位抱持特定意識形態，某些單位則與特定地域團體交往甚密，而大多數單位指揮官更是深具領導魅力。⁷ 即便上述單位性質迥異，但私人軍隊在2014年草創初期即各具特色，在與效忠烏克蘭政府類似組織的七年戰鬥中，這些部隊的屬性變

得更加鮮明。如同親俄民兵團體，效忠烏克蘭的武裝非國家行為者，在爭取村莊、鄉鎮和都市聚落控制權的步兵密集戰鬥中，累積相當豐富的作戰經驗。

雖然，許多精於徒步戰鬥，尤其是住民地(Built-Up Area)戰鬥的人，加入親俄獨立團體民兵部隊，俄羅斯陸軍營級戰術群卻僅有極少部分人員從事下車戰鬥，且前述戰鬥群往往須在作戰期間與裝甲戰鬥車輛密切合作。同樣地，過往七年，親俄民兵團體在陣地戰(Position Warfare)過程中，逐步建立區域內的後勤基礎設施。但是，支援俄軍營級戰術群的運輸車隊，卻須面對道路交通受限、無人機攻擊和游擊隊襲擾等問題。因此，俄軍營級戰術群自走榴彈砲(Self-Propelled Howitzer)和多管火箭(Multiple Rocket Launcher)僅執行少數短期射擊任務，而民兵部隊臨時納編成立的砲兵連(Artillery Battery)，反而在時間和空間較有裕度，更能執行密集轟炸。

根據部隊運用方式，俄羅斯陸軍可簡單區分成兩種基本形式：民兵部隊擔任「拘束部隊」

(Fixing Force)，而營級戰術群進行「側翼包圍」(Flank)。頓巴斯許多鄉鎮和都市作戰中，此種戰術可以形塑小範圍囊中捉鱉的態勢，這比營級戰術群針對大範圍鄉村地區進行快速掃蕩還難對付。同時，私人軍隊指揮官鮮少繞越此種四面楚歌的城鎮，尤其是當地由敵方類似戰鬥部隊駐紮時更是如此(此種現象不僅可見諸於馬立波[Mariupol]大規模的爭奪戰，也在諸如沃爾諾瓦哈[Volnovakha]等作戰期程短、規模小，但激烈程度不遑多讓的戰鬥中可見一斑)。

一般來說，俄軍會繞越城市地區，但有次例外值得注意——就是為期三週的伊久姆(Izium)爭奪戰，其位於哈爾科夫市東南方75哩(120公里)處，當地人口大約6萬。在這場戰役的第二週，俄軍攻入該鎮北方。大約就在同一時期，烏克蘭軍隊也從該鎮南方進入伊久姆。在經歷短暫遭遇戰(Encounter Battle)後，雙方進入陣地戰。北頓內茨河(Seversky Donets River)流經該鎮中心，並將其一分為二。最後，俄軍占領該河北岸，而烏軍則在該天險南岸防守。2022年

3月最後一週，俄軍特遣部隊從該城南方開闊地揮軍北上，結束雙方僵持局面。由於敵火下架設浮橋相當不易，導致俄軍無法完全孤立駐守在伊久姆南半邊的守備部隊。不過，此舉仍迫使烏克蘭當局從該鎮撤軍。

俄軍決定占領伊久姆而非直接繞越，似乎考量將其作為頓巴斯地區，兩股俄軍主要兵力中，其中一股的發起點，進而包圍頓巴斯地區的眾多烏克蘭部隊。具體來說，奪取伊久姆讓俄軍可以透過該鎮會合的五條公路自由進出，更有一條鐵路直接通往哈爾科夫(同時也可以從哈爾科夫直通莫斯科)，另外，該地區也非常適合建立大型後勤基地(伊久姆位於奧斯科爾水庫[Oskil Reservoir]西岸，水庫可作為天然屏障，其幅員達數百平方哩，可避開東面的地面攻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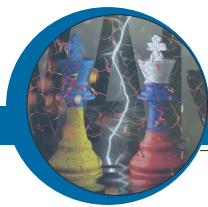
亞速海沿岸作戰行動

在頓巴斯西南隅，戰爭伊始的攻擊行動，主要是由武裝非國家行為者在「頓內茨克人民共和國」所控區域內發起，攻擊目標為馬立波。馬立波是烏

克蘭在亞速海的最大港口，擁有近50萬居民，九成居民以俄語為母語。儘管如此，2014年，親俄獨立團體在頓內茨克州建國，該城設法避免遭併吞的命運。因此，這個事件也成為烏克蘭抵抗俄羅斯的象徵，也有多支私人軍隊在當地駐紮，諸如與基輔當局結盟，聲名狼藉的亞速營(Azov Battalion)。

俄軍在馬立波的首波攻勢，以及後續八週的多次攻擊行動，都是經過縝密規劃，設法奪取某些地形要點。因此，這些戰鬥行動讓參戰部隊付出更大代價、嚴重破壞城市基礎設施、對平民生命財產構成重大威脅，其破壞程度更甚俄軍營級戰術群在其他地區的軍事行動。根據實際戰況，前述攻擊行動消耗大量彈藥，而使俄軍補給系統更加吃重。

2022年2月27日，從克里米亞半島發動攻擊的俄軍部隊，奪取烏克蘭在亞速海的第二大港伯德揚斯克(Berdiansk)。⁸由於港口設施大多完好，俄軍迅速將伯德揚斯克轉變為補給基地，針對多個營級戰術群進行補給，這些戰術群後續會向



西挺進，直抵馬立波西面的札波羅熱州(Zaporizhzhia)。不過，部分部隊會向東機動，與馬立波周邊的親俄民兵部隊會師，也有部分部隊向北移動，直抵烏克蘭境內最長河流第聶伯河(Dnipro River)南岸。

許多身處札波羅熱州的俄軍部隊，都是從克里米亞半島發動戰爭，由三條走廊進軍烏克蘭。最寬廣的走廊上有公路和鐵路，位於連接克里米亞半島和烏克蘭本土的唯一地峽上。第二條走廊則是一條雙線道公路，橫跨狹窄海峽。第三條走廊是寬度最窄的鄉間道路，總長達70哩(112公里)，位於克里米亞半島東北岸，地處沙洲，周圍有眾多小型渡假村(利用後面兩條走廊進入烏克蘭本土必須通過多座橋梁。其中一座橋梁跨越前述海峽，位於克里米亞半島與烏克蘭邊界。另一座橋梁跨越沙洲最北端河流，完全位於烏克蘭領土內)。

考量上述走廊容易被烏克蘭封鎖，因此俄軍早在開戰首日就想方設法控制這些咽喉要隘。在其中兩場戰役中，俄軍似乎獲致某種程度的戰果——營級戰術群快速通過地峽或海峽，過程中似乎完全沒有受到任何阻礙。然而，俄羅斯海軍步兵卻在第三條路線上吃到苦頭。雖然，陸戰隊在路線北端阿佐夫西克(Azovske)村莊登陸，但卻無法阻止烏克蘭工兵炸毀連接沙洲和烏國本土的橋梁。

目前尚無書面資料可供查證，因而無從確認從阿佐夫西克登陸的俄羅斯海軍步兵是否奉命固守該橋梁。⁹事實上，人們也無從得知，俄軍是否曾經利用一條容易遭敵襲擾、不適合大部隊運動

的路線進行人員及物資運輸作業。然而可以確定的是，搭乘裝甲運兵車(Armored Personnel Carrier)的俄羅斯海軍步兵，只在灘頭短暫停留。他們反而向內陸機動，向北長驅直入，直達距離登陸地點約53哩(84公里)的梅利托波爾(Melitopol)。¹⁰

赫松與尼古拉耶夫的軍事行動

並非所有進入烏克蘭境內的俄軍部隊，都是從克里米亞向札波羅熱挺進。多數部隊都是朝西北方機動，行駛高速公路穿過第聶伯河，抵達赫松(Kherson)境內的兩處地點。在首日作戰行動結束前，俄軍其中一個縱隊奪下最東邊的渡河點，公路也在此處橫跨新卡科夫卡(Nova Kakhovka)大壩上方。雖然，另一個縱隊奪取位於赫松市郊工業區安托尼夫卡鎮(Antonivka)內橋梁，但卻無法鞏固戰果。往後幾天，雙方在安托尼夫卡鎮陷入膠著，爭相奪取橋梁控制權。與此同時，俄軍多個營級戰術群從新卡科夫卡橫渡第聶伯河，包圍赫松市。

當通過第聶伯河的俄軍部隊封鎖赫松市聯外道路時，其他部隊持續向西推進。2022年3月1日，赫松市投降，向西機動的俄軍也抵達烏克蘭黑海地區第二大港尼古拉耶夫(Mykolaiv)郊外。雖然這個港口對烏克蘭海軍來說相當重要，但在尼古拉耶夫周邊作戰的俄軍部隊卻對此興趣缺缺。¹¹相反地，這些部隊控制通往該市的道路，派遣營級戰術群執行威力搜索(Reconnaissance in Force)任務，並由導引飛彈和戰機摧毀該地區眾多軍事與海軍設施。¹²

攻擊烏克蘭後勤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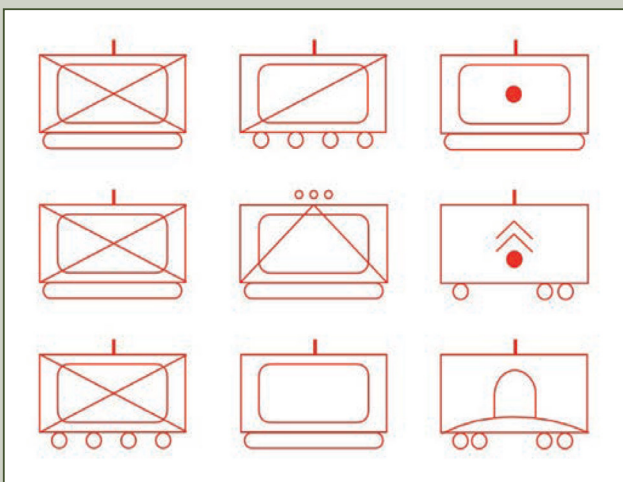
整個3月，俄軍飛彈攻擊重點，由烏克蘭軍用航空相關設施，轉變為可支援地面部隊的固定設施，諸如車用油料、彈藥庫和保修廠等。例如，2022年3月19至20日晚間，俄軍黑海軍艦發射口徑巡弋飛彈，打擊切爾尼戈夫東南約40哩(64公

里)，位於涅任市的工程車工廠(根據俄方對本次攻擊所發布的新聞內容，俄軍將該工廠視為烏克蘭修復戰損裝甲車輛的場所)。同日夜間，極音速飛彈攻擊位於尼古拉耶夫西北方40哩，康斯坦丁諾夫卡(Kostyantynivka)內的油料儲存及分配中心。

營級戰術群 Battalion Tactical Groups

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陸軍入侵烏克蘭，其基本作戰單位為「營級戰術群」(Battalion Tactical Group，俄文為Batal'onnaya Takticheskaya Gruppy)。從字面上看，這些聯合兵種(Combined-Arms)部隊常用在執行戰術任務。儘管如此，在2022年俄軍入侵烏克蘭的最初數日，這些營級戰術群也被賦予直接影響作戰層次的重要任務。此類任務包含奪取橋樑和情報戰(Fighting for Intelligence)，情報戰也被譯為「戰鬥搜索」(Reconnaissance by Combat)，係利用小規模攻擊行動，找出烏克蘭陣地可資利用的防禦罅隙。因此，其與「刺探偵察」的典型機動戰技巧十分雷同。

就組織方面，俄軍營級戰鬥部隊和美陸軍與陸戰隊過去80年運用的營級戰鬥部隊大致相同。如同美軍營級戰鬥部隊，俄軍營級戰術群，是由一個步兵營搭配其他兵科小型部隊，混合編組而成的強化步兵營。不過，與美軍營級戰鬥部隊相比，俄軍營級戰術群擁有較多砲兵支援。長期以來，美軍營級戰鬥部隊每天只能獲得一個砲兵連直接支援射擊，而典型俄軍營級戰術群的砲兵火力，則包含一個152公釐自走榴彈砲連、一個輪式多管火箭連和一個短程防空飛彈連。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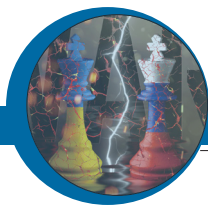


典型俄羅斯營級戰術群的戰鬥部隊。

(Source: Marinus)

註釋

1. 本文描述的典型俄軍營級戰術群編組，取材自俄羅斯國防部網站上公布的一張組織圖(目前已下架)。



在飛彈攻擊行動重點改變的當下，俄軍戰機也大幅增加對地攻擊任務。雖然少部分對地攻擊仍以飛彈攻擊原本目標，但多數戰機似乎都攻擊堅固據點和軍事裝備集中區域。¹³（令人訝異的是，沒有任何報導提及俄軍戰機曾執行武裝偵搜任

務。究竟是因為俄軍作戰方式改變，還是單純因為烏克蘭軍隊並未進行大規模道路機動，仍有待觀察）。

調整部署

2022年4月1至3日，在基輔水庫兩岸與烏克蘭東北部作戰的

俄軍地面部隊，全數撤回白俄羅斯和俄羅斯進行集結。由於這波大規模兵力調整，俄軍重新部署烏克蘭境內60%到65%的地面部隊。換個角度來看，俄軍可藉此重新集結一支強大的作戰預備隊。

在4月第二週，從烏克蘭北部



撤退的部分俄軍部隊，偕同一些新編部隊，抵達伊久姆周邊。這些部隊投入北頓內茨克攻擊行動，如果圓滿達成任務，將可成功圍堵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民兵控制區的北面出口。

第二部分：心理與道德領域

若純粹以實體戰況分析，2022年俄羅斯陸軍在烏克蘭境內的軍事行動令人摸不著頭緒。在烏克

蘭北部，俄軍營級戰術群攻城掠地，卻未構思如何由短期占領過度到長期治理。事實上，經過五週作戰後，俄軍旋即快速撤離。在烏克蘭南部，俄軍陸軍同樣快速入侵、建立根據地，並在當地設置俄羅斯政治、經濟和文化機構。第三個戰場的作戰方式與前述兩個區域不同，俄軍並未快速機動。相反地，烏克蘭東部的俄軍部隊藉由密集砲擊，來奪取小面積區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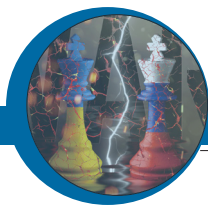
想破解此謎團，可以個別檢視俄羅斯的三條主要戰線，將其視為各自獨立的戰役。長期以來，俄軍採取特定作戰手法，這三場戰役都各自依循部分模式。然而，此種研析無法清楚解釋，為何俄羅斯高層會在特定作戰行動採用特定模式。欲解答此問題，必須檢視這三場戰役所追求的心理與道德目的。

北部襲擊行動

長期以來，美陸戰隊使用「襲擊」(Raid)一詞，描述小部隊快速機動至特定地點、完成指定任務，並且設法快速脫離的作戰任務。¹⁴ 然而對俄羅斯官兵而言，上述詞彙的近義詞「快擊」(Reyd)卻在某種程度具有不同意義。肩負襲擊任務的部隊，完全只是要到達地圖上特定地點，但執行快擊任務的大型部隊，通常卻可發揮關鍵作戰效應。換言之，在沿多條公路和小徑運動的過程中，快擊部隊藉此混淆敵軍指揮官、破壞敵軍後勤，

美空軍派遣F-35「閃電二型」及F-16「戰隼」戰機，前進部署至北約組織成員國的東翼，以因應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舉措。(Source: Ali Stewart)





並且掃蕩敵國領土，進而讓其政府喪失治國正當性。兩者在執行過程中也有所差異。當前，美軍執行襲擊任務時，須遵守各作戰階段的縝密作戰計畫。然而，快擊則屬於開放式任務，可視狀況進行調整，充分利用稍縱即逝的機會、避免戰場風險或達成全新作戰目標。

十九世紀末，「快擊」成為俄軍軍事術語。長期以來，俄羅斯派遣機動縱隊（通常由哥薩克騎兵組成），在敵方領土上執行小規模突擊。當時有理論家發現，上述作法與美國南北戰爭獨立騎兵作戰行動有些許雷同，因而引進「快擊」一詞。¹⁵ 此種小規模突擊的早期例證，可見諸於切爾尼雪夫（Alexander Chernyshev）領導之縱隊，在拿破崙戰爭期間所執行的刺探攻擊。1813年9月，這支由約2,300名騎兵和兩門輕型野戰砲所組成的部隊，在敵方領土完成一場長達400哩的繞境任務。在前述大膽行動中期，該縱隊占領法蘭西帝國其中一個附庸國首都卡塞爾城（Kassel）長達二日。拿破崙為了避免如此難堪局面重演，遂派遣二個軍至德勒斯登（Dresden）駐防，因為該城亦是拿破崙另一個附庸國政府所在地。¹⁶ 因此，拿破崙大軍團（Grande Armée）的兵力規模原本就不如敵人聯軍部隊，兵力分散後，其在萊比錫（Leipzig）會戰的兵力規模就變得更趨下風。

2022年，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前幾天，許多深入烏克蘭北部的營級戰術群完全沒有打算重演萊比錫事件。相反地，這些部隊繞越所有大型城市，只有在極少數情況下，才會花上數小時在小型城市短暫停留。儘管如此，快速移動的俄軍縱隊仍創造出類似1813年切爾尼雪夫襲擊行動的

戰果，而且規模更甚以往。換言之，俄軍讓烏克蘭人誤以為，必須減少當時在頓巴斯地區的作戰主力，提高偏遠城市的守備兵力。

快速占領烏克蘭南部

就部隊移動速度和機動距離來說，俄羅斯在烏克蘭南部海岸和第聶伯河之間區域的軍事行動，很類似烏北地區的襲擊行動。不過，俄軍在面對城市地區的後續作為有所不同。基輔水庫兩岸的俄軍縱隊儘可能避免進入大型城鎮，但南部戰線的俄軍卻長期占領類似目標。然而，俄軍占領前的等待時間長短不一。在起於亞速海、終於梅利托波爾的艦對目標機動（Ship-to-Objective Maneuver, STOM）案例中，俄羅斯在入侵行動前幾天就開始占領城市。不過，斯卡多夫斯克（Skadovsk）的俄軍，卻於數週後才開始奪取某些區域，並且回過頭來攻擊當地防禦部隊。

負責南部戰線城鎮地區作戰的俄軍指揮官，在抵達戰場後，採取和北部戰線俄軍指揮官同樣的政策。換言之，這些指揮官讓烏克蘭政府官方代表賡續履行職務，並容許多數機關繼續在政府大樓懸掛烏克蘭國旗。¹⁷ 不過，不久之後，俄羅斯公職人員就開始接管地方政府，降下烏克蘭國旗，逐步由俄羅斯行政機構接管，就連銀行或行動電話公司也不例外。¹⁸

與快擊模式相仿，快速軍事占領和全面政治轉換雙管齊下的軍事行動態樣，已深植於俄羅斯軍事文化。1939年，蘇聯占領波蘭東部。接下來40年間，蘇聯開始採取政軍雙管齊下的統治手法。因此，俄軍指揮官在解釋南部戰線的部隊行動

概念時，不難從中找出類似作法(包含1940年占領愛沙尼亞、立陶宛和拉脫維亞、冷戰時期鎮壓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改革派政府，以及1979年入侵阿富汗等)。¹⁹

部分南部戰線俄軍部隊在占領區鞏固戰果之時，其他俄軍部隊則在尼古拉耶夫周邊發動襲擊。這些襲擊發揮了聲東擊西的效果，如同北部戰線的大型俄軍部隊，迫使烏克蘭領導高層，將原本預劃投入頓巴斯

戰場的部隊分派至各城市(諸如尼古拉耶夫與敖德薩[Odessa])強化周邊防禦。這樣一來，俄軍在南部戰線北面發動的襲擊，就造成俄軍占領區和烏克蘭控制區間出現廣大的「無人地帶」。

東部戰線的史達林格勒

俄羅斯在烏克蘭北部和南部的作戰行動，鮮少使用野戰砲兵(Field Artillery)，部分原因乃出於後勤考量(不論在北部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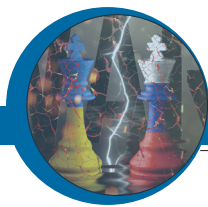
線襲擊或南部戰線快速占領，俄軍縱隊都缺乏運送大量砲彈和火箭彈的能量)。然而，這些戰役未採取火炮轟擊，主要原因仍是基於作戰目的，而非僅止於手段。在北部戰線，俄軍不願進行砲擊(Bombardment)，是為了避免激發當地百姓同仇敵愾的情緒。因為就語言和種族來看，當地居民幾乎都是親烏克蘭政府。在南部戰線，俄軍避免使用野戰砲兵，也是出於保護社區百姓生命財產的政治

考量。因為在當地社區，許多百姓都認為自己是俄羅斯人，有更多當地居民以俄語為母語。

然而，俄軍在東部戰線所進行的砲擊行動，就持續時間和猛烈程度來看，都可比擬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大規模砲戰。



烏克蘭及其周邊利害區。(Source: Marinus)



在運送距離短、作業安全性高且具備多重備援的補給線支持下，這些砲擊行動有三項主要目的。第一、將烏克蘭部隊拘束於工事內，死守陣地而無暇採取任何行動。第二、藉由實體破壞或囚禁、滅絕希望和經歷大規模震天撼地的爆炸所造成之心理效應，製造大量傷亡。第三、藉由長時間砲擊後(通常都是以週為單位計算)，迫使特定陣地守軍撤離或投降。

對比2022年3月18日至5月7日波帕斯納(Popasna)和1945年2月19日至3月26日硫磺島(Iwo Jima)戰役中兩軍交戰情形，就可略窺俄羅斯在烏克蘭東部戰線的砲擊規模。在硫磺島戰役中，美陸戰隊激戰五週，才消滅據守面積八平方哩堅固地面工事的守軍。而在波帕斯納戰役中，俄軍砲兵部隊在對山脊和山隘中同等面積的戰壕系統進行八週砲擊後，才使烏克蘭領導高層決定由該鎮撤軍。

藉由火炮奪取土地，衍伸出俄軍俗稱的「大鍋」(Kotly)包圍戰術。如同諸多俄羅斯軍事理論，此種概念植基於德國機動戰法：亦即所謂「戰鍋」(Battle

Cauldron)。然而，德軍當年運用「戰鍋」速戰速決，而俄軍「戰鍋」時而迅雷不及掩耳且出人意表，時而緩慢且讓人無所遁形。事實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蘇聯成功的攻勢作為(諸如造成德國第6軍團[German Sixth Army]在史達林格勒瓦解)，就是廣泛交互運用兩種「戰鍋」概念的寫照。

俄軍在戰場上儘可能快速形成「戰鍋」，讓烏克蘭東部俄軍毋須死守任何土地。因此，若遭遇烏軍堅決反擊，俄軍往往會從雙方爭奪的土地撤離戰車和步兵部隊。這樣一來，除了能降低自身部隊在戰場上所面臨的風險，而且短時間內，烏克蘭部隊會在毫無防護的情況下，遭受俄軍砲彈和火箭的猛烈攻擊。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種「回馬槍砲擊」(Encore Bombardment)不僅能夠適切運用彈藥，在大量消耗火炮彈藥同時，也能造成對方更多死傷。

1917年春，西線戰場德軍部隊就是運用類似戰術。當時，法軍部隊奪取山脊並於反向斜坡挺進，部隊前進至開闊地時，遭德軍以砲兵火力和機槍

伏擊。如此遭遇重創法軍士氣，導致參戰的50個法國師級部隊步兵集體抗命，官兵高喊「我們會死守，但拒絕攻擊」的口號²⁰(2022年5月，網路上多部影片中，宣稱自己在頓巴斯地區作戰的烏克蘭士兵解釋道，他們雖然願意死守陣地，但堅決反抗任何進攻命令)。

化解矛盾

在機動作戰的早期辯論中，機動戰法派常提出偏好理論，來反駁「火力/消耗戰法」的觀點。事實上，直到2013年，《消耗戰學派信函》(*The Attritionist Letters*)一書的匿名作者，仍在使用此種二分法，來批判不符機動作戰精神之做法。然而，俄羅斯在烏克蘭境內作戰時，大部分軍事行動卻是「以部隊機動為輔、砲彈攻擊為主」的作戰方式。

要解開此種表象矛盾，就須將開戰前五週的襲擊視為大規模欺敵手段。在攻擊當下，該行動雖然沒有顯著實體戰果，但卻持續消耗烏克蘭軍隊戰力。具體來說，俄軍襲擊所構成的威脅，遲滯烏軍向主要戰場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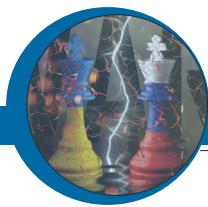
烏克蘭與國際社會可能發現，蒲亭早已汲取蘇聯傳統軍事價值，跳脫列寧與馬克思主義框架，更對包以德「戰爭三層次理論」有深刻體認。(Source: Flickr/Just Click's With A Camera)

動，使俄軍有餘裕部署砲兵部隊、鞏固運輸絡線、同時囤儲長期大規模砲擊所需彈藥。後來，因為部隊及所需補給品的鐵運路線遭俄軍遠程導引飛彈破壞，烏軍更難馳援頓巴斯地區。換言之，俄軍在烏克蘭北部進行短期機動作戰，為後續東部戰線最終關鍵消耗戰役，創造有利態勢。

俄軍在烏克蘭境內採取不同戰法，各地戰法的強烈對比，強化其資訊戰的核心訊息。從戰事初期，俄羅斯堅稱烏克蘭境內的「特別軍事行動」是要達成三項目的：保護兩個親俄準獨立國家、「去軍事化」和「去納粹化」。此三項目標都必須讓頓巴斯地區作戰的烏克蘭軍隊遭受重大損失。

然而，沒有一項目標是以占領烏克蘭語為母語、堅持烏克蘭民族認同且支持烏克蘭政府的區域為主要訴求。事實上，俄軍如果長期占領這些地方，就會坐實俄羅斯要征服烏克蘭全境的論點。

俄軍在南部戰線的戰役直接訴諸政治目的。換言之，併吞俄裔族群為主體的區域成為「俄羅斯世界」的一部分。同時，快速占領赫松和梅利托波爾等城市，也強化北部戰線作戰行動的欺敵力道，顯示基輔水庫兩岸的俄軍縱隊，意圖占領切爾尼戈夫和日托米爾(Zhytomyr)等城市。同樣地，俄軍在赫松北方的襲擊行動，顯示其具有占領更多城市的意圖，其中最重要的目標就是敖德薩。²¹



飛彈攻擊

俄軍配合三大地面戰役同步進行飛彈攻擊，俾利在道德上形塑有利俄羅斯的態勢。最重要的就是，藉由使用高度精確武器及選擇合法目標，避免造成間接傷害。油料區和彈藥庫必須遠離平民居住地點與工作區域，因此，俄軍在對前述目標發動攻擊時，敵人很難否認他們是在針對軍事設施進行攻擊。

同樣地，俄軍在破壞烏克蘭鐵路系統時，原本也會一併攻擊供應民生用電的發電廠。然而，此

類攻擊將對發電廠員工及斷電區域居民，造成重大傷損與諸多不便。因而，俄軍以牽引變電所 (Traction Substation) 作為飛彈攻擊目標，這些地處偏遠的變電站，負責將全國電網電力轉換為火車用電壓規格。²²

然而，俄軍某些飛彈攻擊「通用」設施，確實產生俄軍攻擊純粹民用設施的印象。最令人震驚的例證，就是2022年3月1日，俄軍對基輔主要電視轉播塔的攻擊行動。不論俄羅斯方面宣稱該轉播塔為軍事用途的說法是否屬實，對民生用途的指

註釋

1. 有關包以德戰爭三層次理論的簡要說明，參閱William S. Lind, "John Boyd's Art of War," *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August 2013), available at <https://www.theamericanconservative.com>.
2. Justin Bronk, "The Mysterious Case of the Missing Russian Air Force," *RUSI*, (February 2022), available at <https://rusi.org>.
3. Ryan Merrifield and Sam Elliot-Gibbs, "Kyiv TV Tower Explodes after Russia Warns of Missile Strikes in Ukraine Capital," *Mirror*, (March 2022), available at <https://www.mirror.co.uk>.
4. Natalia Gurkovskaya, "Fighting in Sumy Region: Konotop Authorities Hold Talks with Occupiers after Ultimatum [Бої на Сумщині – влада Конотопа провела переговори з окупантами після ультиматуму]," *RBC.UA*, (March 2022), available at <https://www.rbc.ua>.
5. Staff, "Nizhyn Repair Plant of Engineering Vehicles" [Нежинський ремонтний завод інженерного вооруження], *Guns.UA*, (n.d.), available at www.guns.ua.
6. 斯拉夫民族的「州」(Oblast)，通常會用州名當作首府名稱(雖非全然如此)，層級相當於英國「郡」或法國「省」層級。
7. 有關新俄羅斯民兵組成單位的詳細說明，參閱Tomáš Šmíd and Alexandra Šmídová, "Anti-Government Non-State Armed Actors in the Conflict in Eastern Ukraine," *Mezinárodní Vztahy: Czec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Pragu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une 2021).
8. Staff, "Russian Forces Seize Port of Berdyansk," *The Maritime Executive*, (February 2022), available at <https://www.maritime-executive.com>.
9. 某些觀察家將俄羅斯海軍步兵登陸之處的阿佐夫西克，誤以為是另一個在其東邊約95哩(150公里)伯德揚斯克周邊的同名村莊。這個錯誤結果導致有人一再主張，俄羅斯海軍步兵登陸地點位於馬立波西方70哩(112公里)處。後者錯誤的例證，參閱Staff, "Russian Navy Carries Out Amphibious Assault Near Mariupol," *The Maritime Executive*, (February 2022), available at <https://www.maritime-executive.com>.
10. Staff, "Russian Troops Welcomed with Flags in Ukraine's Melitopol," *Tass*, (February 2022), available at <https://tass.com>.
11. 俄軍未曾設法奪取尼古拉耶夫，衍生許多烏克蘭小部隊阻止大型俄軍部隊的故事。某些鮮明例證，參閱Yaroslav Trofimov, "Ukrainian Counteroffensive Near Mykolaiv Relieves Strategic Port Cit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2022), available at <https://www.wsj.com>.
12. 有關大量飛彈攻擊尼古拉耶夫市目標的記載，參閱Michael

標性建築進行攻擊，必定大幅削弱俄羅斯「飛彈攻擊侷限顯著軍事目標」政策之執行效益。²³

挑戰

2022年，俄羅斯在烏克蘭發動三場地面戰役，多半參照傳統模式進行。與此同時，飛彈攻擊計畫發揮革命性戰力。然而，不論新舊，每場戰役的執行方式，都顯示俄軍對作戰三大領域的深刻瞭解。換言之，俄軍依舊深知，除了實體作戰外，戰爭也是一場心理對抗與道德爭鋒。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可能成為一場新冷戰的開端，可與30多年前，因蘇聯帝國瓦解告終的「漫長拂曉對抗」相提並論。假如事實真是如此，則世人眼前的敵手，早已汲取多數蘇聯軍事傳統價值，不再受制於列寧遺緒的殘暴行為，更不會對馬克思主義盲目服從。更糟糕的是，人們可能赫然發現，自己正和包以德的信徒交戰。

版權聲明

Reprint from *Marine Corps Gazette* with permission

- Schwartz, "Russian Rocket Attack Turns Ukrainian Marine Base to Rubble, Killing Dozens," *New York Times*, (March 2022), available at <https://www.nytimes.com>.
13. 有關俄羅斯對於此類攻擊戰果的報導例證，參閱the daily briefings on the official Telegram channel of the Russian Ministry of Defense (t.me/mod_russia_en).
14. Headquarters Marine Corps, *MCWP 3-43.1, Raid Operations*, (Washington, DC: 1993).
15. 十九世紀末，俄軍採用「襲擊」概念，相關記載請參閱Karl Kraft von Hohenlohe-Ingelfingen (Neville Lloyd Walford, translator), *Letters on Cavalry*, (London: E. Stanford, 1893); and Frederick Chenevix Trench, *Cavalry in Modern Wars*, (London: Keegan, Paul, Trench, and Company, 1884).
16. 有關切爾尼雪夫所率領之「快擊」行動簡要說明，參閱Michael Adams, *Napoleon and Russia*, (London: Bloomsbury, 2006).
17. John Reed and Polina Ivanova, "Residents of Ukraine's Fallen Cities Regroup under Russian Occupation," *The Financial Times*, (March 2022), available at <https://www.ft.com>.
18. Adam Taylor, "Shift to Ruble in Kherson Fuels Concerns about Russia's Aims in Occupied Region,"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2022), available a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19. David M. Glantz, "Excerpts on Soviet 1938-40 Operations from *The History of Warfare, Military Art, and Military Science*, a 1977 Textbook of the Military Academy of the General Staff of the USSR Armed Forces," *The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Milton Park: Routledge, March 1993).
20. 1917年法軍叛變經典著作，參閱Richard M. Watt, *Dare Call it Treason*, (New York, NY: Simon and Schuster, 1963).
21. Michael Schwartz, "Anxiety Grows in Odessa as Russians Advance in Southern Ukraine,"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022), available at <https://www.nytimes.com>.
22. Staff, "Russia Bombs Five Railway Station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Ukraine," *The Guardian*, (April 2022), available at <https://www.theguardian.com>.
23. 許多報導將2022年3月1日，俄軍攻擊電視轉播塔界定為攻擊民生基礎設施，其中一例請參閱Abraham Mashie, "US Air Force Discusses Tactics with Ukrainian Air Force as Russian Advance Stalls," *Air Force Magazine*, (March 2022), available at <https://www.airforcemag.com>.